



贵州民族学院学术文库

瑶 语 研 究

YAO
YU
YANJIU

瑶族支系众多，语言研究资源丰富。
从不同角度对瑶语进行探析，不仅是弘扬
瑶族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我国民族语言
研究的重要内容。

胡晓东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

艺术文库

瑶
语
研
究

胡晓东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瑶语研究 / 胡晓东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1

(贵州民族学院学术文库)

ISBN 978-7-5643-1030-1

I. ①瑶… II. ①胡… III. ①瑶语—研究 IV.
①H25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9600 号

贵州民族学院学术文库

瑶语研究

胡晓东 著

责任编辑	李保平
封面设计	墨创文化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press.swjtu.edu.cn
印 刷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235 mm
印 张	16.125
字 数	287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1030-1
定 价	3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贵州民族学院学术文库 编委会

主任委员：高万能

副主任委员：唐建荣 郁钟铭 杨昌儒（常务）

吴晓萍 范允龙

委员：肖远平 周相卿 王 林 吴有富

杨正万 张艾清 石开忠 夏五四

汪文学 肖唐金 颜春龙 王建山

童 红 谢 兵 任达森 王建平

龚 锐 岑燕坤 田 铁 索红敏

白明政 龙耀宏 田景仁 周 俊

何兴发 吕映红 王道铭 杜国景

办公室主任：吴有富（兼）

办公室成员：柳远超 张琪亚

序

晓东的《瑶语研究》就要出版了，我很高兴，这也让我想起了不少的往事。

20 世纪 80 年代，我开始接触民族语文，当时民语材料匮乏。我使用得比较多的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的苗瑶语部分，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1959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让我了解了苗瑶语的基本内容。那个时候，国内外研究苗瑶语的学术著作也不多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辅世先生的《苗语方言声韵母比较》。这是王先生提交给第十二届国际汉藏语会议（1979，巴黎）的论文。这个油印本很罕见，1992 年我曾手抄了一本。张琨、陈其光等先生以及英国学者唐纳等人的著作，我也反复研读。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曾把这些学者构拟的原始苗瑶语汇集在一起，按照词条的音序，编成了《原始苗瑶语词语检索》。我希望有机会能把这份材料公布出来，这对从事苗瑶语研究的学者应该是有帮助的。

在汉藏语系研究中，我的感觉，藏缅语语族的研究可以用一个“深”字来概括，侗台语族可用“热”字来形容，而苗瑶语族，不仅“冷”，而且成果“少”。

对苗瑶语研究的评判，只是我的个人感觉，这也是我读王辅世先生的文章得出来的。王先生的油印本是出色的，尤其是其中的声母部分，有张琨等先生的文章做参照，又有苗语大量的语言材料做支撑，结论是可信的。后来，王先生在《民族语文》、《语言研究》上发表系列论文，也多精彩。1994 年，王先生在日本出版的《苗语古音构拟》总体上赶不上 1979 年的油印本。到王先生跟毛宗武先生合著《苗瑶语古音构拟》（1995 年），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老实说，这本书的学术价值赶不上王先生的油印本。

两位先生构拟的苗瑶语有点麻烦：苗语和瑶语，在语言类型上向两个极端发展。苗语声母丰富，韵母简单；瑶语声母简单，但韵母更多保留汉藏语

系早期语音格局。现在要把两个极端的语言放在一起，构拟其早期形式，难度当然很大。但这还不是主要原因，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对苗瑶语研究不够重视，研究的成果不多，许多问题没有深入研究。晓东在《瑶语研究》里，对二位先生的声母部分提出了修改意见。我的朋友金理新教授著有长篇论文《苗瑶语的阴声韵母系统》，发表在《语言研究》2007年第3期上。这篇文章提出了原始苗瑶语6元音系统，对《苗瑶语古音构拟》的元音系统作了大的改动。这些意见都值得我们重视。

在苗瑶语研究中，苗语的研究较瑶语全面、系统，相比较而言，瑶语的研究就更为薄弱。这跟瑶语的复杂性也有关系。

晓东是土生土长的苗族人，苗语是他的母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研究他的母语，虽然中途做了一段时间的传媒工作，但苗语研究仍是他的拿手好戏。2006年，晓东考入华中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从选题来看，如果继续研究苗语，他可以少花力气，见效也可能快些。但我给了他压力，让他研究瑶语。这实际上给他出了一道难题。我希望晓东能够在瑶语研究中有所突破，有所发现。

晓东没有让人失望。我们翻开《瑶语研究》，内容是丰富的。书中根据文献记载探讨了瑶族的历史、语言起源，结论是可信的。本书用大量的篇幅对瑶语语音、词汇进行了专门的讨论，还对瑶语使用现状进行了调查和分析。语言濒危是全球大趋势，作为一个语言工作者，如何面对濒危语言，如何在语言消亡前进行抢救，仍是一个重要课题。这些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晓东有苗语的背景，有瑶语研究的经历，今后不管是研究苗语，抑或是瑶语，都会有所贡献。

最后，要提请读者诸君注意，晓东的《瑶语研究》不单单是一本学术著作，它首先是一本学位论文。

学术论文跟学术著作应该有本质的不同。我所说的本质的不同，是想说学者撰写的学术论著，主要是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公布出来，供学界研讨。而学位论文则不同，一个研究生进入学校，主要目标是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研究人员。学习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依据这个目标，学校为他们制订了系统的培养方案。老师给他们上课，让他们接受系统的专门训练。撰写学位论文，应该是培养学生最重要的手段。每个博士生进校之时，我都会根据学生的前期经历，考虑到他们的兴趣、爱好，跟他们商议一个学位论文题目，中途不能更换题目。学位论文不宜“小题大做”，“小题大做”是学术论著的做派。学生基础要全面、扎实，小题目是很难把学生培养成才的。

我曾看见有学位论文专门写一个乡镇方言的把字句，我个人认为，这是不能作为学位论文的。给学生一个大题目，有许多的好处。大题目涉及的学术问题必定比较多，学生也会对这些问题进行思索。一个大题目研究下来，许多问题可以解决，不少的疑难问题可能仍留在脑中，让他们继续思考。学位论文写完了，学生也毕业了，他们仍然可以在这个大题目下做文章。当然，这个时候的文章，就是纯粹的学术论文了。

一个学者应该有自己的阵地，比如瑶语研究，就可以是晓东的阵地；除了阵地，学者还应该有自己的方法和思路，再加上爱好、勤奋，当然还少不了天分。阵地、方法、爱好，勤奋，加天分，研究出来的成果是会让人兴奋的。

晓东具备了所有的这些条件。我期盼晓东尽早写出让我们大家兴奋的学术著作。

黄树先

2010年12月

于黄陂胡家田

前 言

瑶族勉语是目前国内外瑶族群众使用得最多和最广的语言，一般认为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瑶语支。按照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当前真正意义上的瑶语指的就是勉语。本书所说的瑶语实际指的也是瑶族勉语。本书主要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对瑶族勉语进行比较和研究。

作为我国一个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瑶族群众目前广泛使用勉语、布努语和拉珈语三种语言，不但语言种类多、体系复杂，而且内容多样，可以为我国民族语言研究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另外，虽然瑶族语言研究长期以来在国内外都有重要地位，但是国内对瑶族语言的研究相对滞后，所以进一步加强对瑶族语言的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

本书通过对前人相关论述的梳理，不但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当前“瑶语”和“瑶族语言”的内涵，而且叙述了瑶族和苗族早期的共同历史、瑶族相关历史来源以及近年来学者们对瑶族历史所进行的新探索；不但回顾了苗瑶语早期系属及来源的争论，而且对苗瑶语的早期来源提出了自己的几点构想，把现代苗语、瑶语的发展历史具体划分为“原始苗瑶语时期”、“南方原始苗瑶语时期”、“北方原始苗瑶语时期”、“苗瑶共同语时期”以及“现代苗语和现代瑶语的分立与发展时期”；不但对当代瑶族勉语的声母、韵母和声调进行了介绍与比较，而且指出了瑶族勉语的部分 *pj* 声母及其变体跟黔东南苗语的 *ts* 声母对应、瑶族勉语的部分 *pj* 声母及其变体跟黔东南苗语的 *t* 声母对应，以及瑶族勉语的部分 *bj* 声母及其变体跟黔东南苗语的 *n* 声母对应，同时还对当代瑶族勉语的韵母进行了比较，具体指出了瑶族勉语中江底、梁子、东山、大坪、庙子源、滩散和牛尾寨等方言土语的韵母对应关系；不但对当代瑶族勉语的词汇进行了分析，而且从当代瑶语词汇的构成、来源、差异以及核心词比较等四个方面，分别对当代瑶族勉语的单音节词、多音节词、苗瑶语同源词、瑶族勉语的基本词汇和汉语借词等进行了分析，同时指出了当代瑶族勉语不同方言和土语之间在词汇上的一些差异；不但对国内外学者关于苗瑶语古音的研究和构拟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自己关于苗瑶语古声母和古韵母及其构拟

的一些看法，而且还从语言的接触及其影响、当代瑶语语音的变化以及瑶语的传承和保护等方面，对当代瑶族勉语的语音变化及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讨论。

可以相信，在当前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随着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瑶族勉语乃至整个瑶族语言研究的工作将进一步得到重视，瑶语研究与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也会不断地缩小差距。正因为如此，也必将有更多的瑶语研究的相关著作问世。至于本书中可能存在的疏漏和不足，敬请读者多加指正。

作 者

2010 年 10 月

目 录

1 绪 论	1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
1.2 瑶语和瑶族语言的区别	5
1.3 研究的材料和方法	8
2 瑶族的历史及其来源	11
2.1 瑶族和苗族的早期共同历史	11
2.2 瑶族的历史及其来源	12
2.3 瑶族历史的新探索	14
3 苗瑶语的早期历史	15
3.1 人类社会关于语言起源的探索	15
3.2 苗瑶语的早期来源及其争论	17
3.3 苗瑶语早期来源的几点构想	19
4 当代瑶语语音概述	23
4.1 瑶语声母概述	23
4.2 瑶语韵母概述	36
4.3 瑶语声调概述	49
5 当代瑶语声母比较	57
5.1 唇音声母比较	57
5.2 舌音声母比较	69
5.3 齿音声母比较	79
5.4 牙喉音声母比较	94
6 当代瑶语韵母比较	102
6.1 [i]类元音韵母比较	102
6.2 [e]类元音韵母比较	104
6.3 [ɛ]类元音韵母比较	107
6.4 [a]类元音韵母比较	108
6.5 [o]类元音韵母比较	117
6.6 [u]类元音韵母比较	123

7 当代瑶语词汇分析	127
7.1 当代瑶语词汇的构成	127
7.2 当代瑶语词汇的来源	134
7.3 当代瑶语词汇的差异	140
7.4 当代瑶语词汇的核心词比较	152
8 苗瑶语的古音及其构拟	173
8.1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及构拟	173
8.2 苗瑶语古音构拟述评	178
8.3 苗瑶语的古声母分析	181
8.4 苗瑶语的古韵母分析	201
9 当代瑶语的发展趋势	214
9.1 语言的接触及其影响	214
9.2 当代瑶语语音的变化	217
9.3 瑶语的传承和保护	227
10 结 束 语	232
10.1 研究的主要结论	232
10.2 研究的主要创新	235
10.3 研究的主要局限	236
参考文献	237
后 记	244

1 绪 论

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在我国 56 个民族中,瑶族不但人口众多,而且分布极为广泛,遍布世界各地。瑶语是当前我国广大瑶族群众普遍使用的语言,在国外也广泛使用。从不同的角度对瑶语进行新的研究和分析,是我国当前民族语言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长期以来,无论是对瑶族的政治、经济、历史,还是语言和文化,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和研究。而在本书中,我们之所以还要对瑶语进行研究和分析,其意义和目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瑶族是当今我国少数民族中独具特色的民族群体

(1) 瑶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就目前史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而言,当今瑶族除了跟我国两汉时期的“盘瓠蛮”、“武陵蛮”和“长沙蛮”等有明显的历史渊源关系之外,同我国先秦时期的“荆蛮”也有密切的联系。而根据瑶族学者的概括,目前关于瑶族的起源主要有“尤人”说,“长沙蛮、武陵蛮、五溪蛮”说,“山越”说,“多源”说,“古瑶民”说和“零陵蛮”说等六种观点。^①笔者认为,不管在以上哪一种观点看来,瑶族先民的历史来源都很悠久,并且同苗族和畲族的先民一起,在历史上与远古时期的九黎和三苗都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的原始居住地可能是在古代的江淮地区、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带。

(2) 瑶族内部支系十分复杂。例如,从我国国内瑶族的自称和他称来看,不仅在民族内部的自称种类繁多,而且还有根据民族服饰、居住特点、居住地名、生产方式以及瑶族姓氏等进行称呼的他称,具体如“红瑶”、“长衫瑶”、“白裤瑶”、“峒瑶”、“高山瑶”、“盘瑶”、“过山瑶”以及“花篮瑶”和“蓝靛

^① 具体参考王明生、王施力:《瑶族历史览要》(2005),第 1-3 页。

瑶”等,其数目达数百种之多。以前,我国南方很多少数民族都被冠之以“苗”的称呼,例如贵州省境内的布依族过去曾被冠之以“仲家苗”,水族过去曾被冠之以“水家苗”,苗族曾因语言、支系和服饰等复杂多样而有“百苗”之称。而瑶族和苗族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3) 瑶族在历史上曾经长期频繁地迁徙。大约在公元 6~13 世纪的南北朝到唐宋时期,我国瑶族先民就已逐渐迁徙到湖南境内的大部分地区、广东北部地区、广西东部地区以及湖南和贵州交界的“五溪”地区。明末清初,除我国南方不少省区都已有瑶族分布之外,有一部分瑶族还从广西和云南两地走出国门,迁往越南、老挝及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到了 20 世纪 60~70 年代,迁居到东南亚各国的一部分瑶族群众又远涉重洋到达美国 and 法国等地。由此可见,瑶族先民在历史上的迁徙是大范围的和极其频繁的。瑶族部分支系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山瑶”、“山子瑶”和“过山瑶”,这也许就是瑶族先民过去曾经在我国华中、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崇山峻岭间频繁迁徙的证明。

(4) 瑶族现在分布十分广泛。根据 2003 年《中国民族年鉴》的记载,当时国内有瑶族人口 263.74 万,主要分布在广西、湖南、云南、广东、贵州、江西等省区的 130 多个县内。^①

2. 瑶语体系复杂,内容多样,可为我国民族语言研究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料

(1) 拥有复杂多样的语言和方言土语系统。从语言的角度来说,现代瑶族人民所使用的语言一般分为勉语、布努语、拉珈语和平地瑶语。而从方言和土语的角度来看,仅就勉语来说,目前就有不同的划分方法。《瑶族语言简志》中将勉语划分为 3 种方言,下面再分 5 种土语。3 种方言即勉金方言、标交方言和藻敏方言;5 种土语即优勉土语、标曼土语、金门土语、标敏土语和交公勉土语,其中,优勉土语、标曼土语、金门土语属勉金方言,标敏土语、交公勉土语属标交方言。^②而毛宗武先生则将勉语细分为勉方言、金门方言、标敏方言和藻敏方言共 4 种方言,并且勉方言又分为广滇土语、湘南土语、罗香土语、长坪土语;金门方言又分为滇桂土语、防海土语;标敏方言又分东山土语、石口土语和牛尾寨土语,只有藻敏方言下面不再划分土语。^③

(2) 复杂多样的词汇、语法和外来语借词体系。由于瑶族历史悠久、迁徙频繁、分布广泛,瑶语除了拥有完整而又复杂多样的词汇和语法系统之外,

① 转引自王明生、王施力:《瑶族历史览要》(2005),第 12 页。

② 具体可参看毛宗武、蒙朝吉、郑宗泽编著:《瑶族语言简志》(1982),第 62-63 页。

③ 详见毛宗武:《瑶族勉语方言研究》(2004),第 10 页。

其中的外来语词汇也十分复杂。尤其是在当代瑶族勉语中,不但存在大量来自古代汉语和近现代汉语方言的借词,而且源于壮侗语等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借词也十分丰富和复杂。

(3) 复杂多样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系统。瑶族是我国一个使用多种语言、多种方言和多种土语体系的古老民族,瑶语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系统都极其复杂,这可以从本书后面的论述中看出。例如,在数量方面,在本书所列举的勉语各方言和土语语音系统中,大坪话的声母数量最少,仅 34 个,庙子源话的声母数量则达到 86 个;庙子源话的韵母数量最少,仅 20 个,而梁子话的韵母数量则达到 81 个;东山话和大坪话的声调最少,都只有 8 个调类 6 个调值,而梁子话则达到 15 个调类 12 个调值。在语音的类型和性质方面,当代瑶语的声母系统中既有清辅音,也有浊辅音;既有塞音、擦音、塞擦音,也有送气音,甚至还有清化送气音;既有唇化音,也有腭化音,甚至还有既唇化又腭化的音;既有单辅音声母,也有复辅音声母。在当代瑶语的韵母系统中,既有单元音韵母,也有复合元音韵母;既有短元音的韵母,也有长元音的韵母;既有完整的鼻音韵尾,也有丰富的塞音韵尾。至于瑶语的声调,除了调类与调值的多样和复杂之外,在当代瑶语的声调系统中,既有平调,又有升调和降调,甚至还有曲折调,“连读变调”的现象也十分普遍。所有这些,无疑都可以看出当代瑶语语音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3. 瑶语研究长期以来在国内外研究中都有重要地位

(1) 瑶语研究在我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在传统的汉语史研究中,汉语早期的形态和“复辅音”问题是我国学术界长期不能定论的两个问题。而在我国当代诸多民族语言中,瑶语及其亲属语言苗语的复辅音都是非常丰富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当代瑶语及其亲属语言苗语中关于复辅音的丰富材料,对瑶语乃至苗语中复辅音的来源及其演变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必定会为汉语复辅音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带来极大的帮助。

(2) 瑶语研究在国外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当今瑶族分布广泛,根据有关资料介绍,瑶族(指自称为“勉”的瑶族)除分布在我国境内之外,还主要分布在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等国家。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法国学者马伯乐(1926)、欧德里古尔(1954、1971),英国学者唐纳(1961、1963、1973、1982),以及美籍华裔学者张琨(1945、1953、1966、1972、1973、1976),美国学者珀内尔(1970、1987)和斯特雷克(1987、1989、1990)等

都曾经在各自的著作中以瑶语或苗瑶语为对象进行过研究。^①这些都是国外学者关于瑶语研究的重要成果,由此可见,瑶语研究在国外语言学研究领域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和价值。

(3) 加强瑶语研究对促进我国当代民族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首先,瑶族是我国 56 个兄弟民族中的重要成员之一,瑶语研究是我国当前和今后民族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其次,瑶语研究是我国当前和今后其他民族语言研究的重要参考,是我国当前和今后其他民族语言研究中重要的研究资料来源;再次,瑶语研究的成果不但有助于国内外瑶学研究的发展,而且还可以极大地丰富我国民族语言研究的理论体系,从而有助于我国民族语言学科的理论创新和建设。仅以《民族语文》2006 年—2008 年刊发的研究文章为例,就有潘悟云(2006 (1)、2008 (4))、吴安其(2006 (2)、2007 (3)、2008 (3))、黄行(2007 (6))、吴福祥(2008 (1)、2008 (6))、郭必之、钱志安、邹嘉彦(2008 (4))、李云兵(2008 (5))、金理新(2008 (5))以及杨琳(2008 (5))等在其研究中使用了瑶语或苗瑶语材料及相关成果。

4. 国内瑶语研究相对滞后

(1) 研究队伍相对薄弱。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从事瑶语研究的学者基本上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开展全国民族语言普查时培养起来的,他们学术活动的高峰是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现在,这些学者大部分都年事已高。从全国范围来看,虽然近年来瑶语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真正能够在国内外具备一定影响力的中青年瑶语研究学者却很少,在研究的人才上存在青黄不接的现象。

(2) 研究资料相对陈旧。应该说,这个问题是和前面所说的研究队伍的问题密切相关的。由于没有一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研究队伍,我国瑶语研究中除了 20 世纪 50~60 年代民族语言普查时的调查资料和 20 世纪 80~90 年代部分学者零星的调查资料之外,近年来,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真正来自田野调查的瑶语研究资料并不多。即使是在蒙朝吉先生(2001)和毛宗武先生(2004)近年的研究成果中,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材料也仍然主要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调查资料。

(3) 综合研究相对较少,研究的手段和方法比较陈旧。就笔者的披览所见,在目前国内已有的瑶语研究成果中,大多数为单篇研究论文,综合性研究的专著并不多,这跟瑶族与瑶语现今在国内外的地位和影响是极不相称的。

^① 具体还可参看乐赛月:《国外苗瑶语研究介绍》,载《民族语文》1996 年第 3 期,第 73-80 页。

仅以上文曾提到的蒙朝吉(2001)和毛宗武(2004)等先生的研究而言,无论结构、内容还是形式,都仍然是过去比较单一的做法。近年来,南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赵敏兰(2004)和华中科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谭晓平(2008)分别以瑶族勉语里的汉语借词和湖南江永勉语与汉语的接触和演变作为其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内容,但这也只是对瑶族勉语某一方面所进行的专题性研究。

因此,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进一步加强瑶语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至于本书研究的目的,第一是要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梳理,弄清本课题在我国当前研究的基本情况;第二是要运用所掌握的一些新理论和新方法对现有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第三则是要充分利用作者的母语——苗语黔东南方言——进行比较分析,以期能够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并得出一些新的结论。

1.2 瑶语和瑶族语言的区别

我们既然要对当前国内的瑶语进行探讨,就必须弄清楚瑶语和瑶族的关系,尤其要弄清楚瑶语和瑶族语言的关系。而要弄清楚瑶语和瑶族的关系问题,首先就要弄清语言与民族的关系。

1.2.1 语言与民族的关系

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也是每一个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标志。因此,当我们要对某个民族的语言进行探讨的时候,首先就要弄清楚民族和语言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而对于语言和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最早的论述当推洪堡特的论述,而影响最大的则应当是斯大林给“民族”所下的定义。洪堡特不但认为人类划分为民族和部族与人类具有多种多样的语言和方言土语直接关联,而且指出“语言无时无刻不具备民族的形式,民族才是语言真正的和直接的创造者”^①。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也对语言和民族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论述。例如,戴庆夏先生和马学良先生(1994)就从“语言在民族诸特征中的地位”、“语言界限同民族界限的关系”和“从民

^① 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1999),第47页。

族研究语言”三个方面对语言和民族的关系进行过论述。尤其是对于语言界限同民族界限的关系，戴庆厦先生和马学良先生具体指出，由于语言是民族的一个特征，所以语言与民族的界限在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但是，由于语言和民族的发展各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语言界限和民族界限也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在戴庆厦等先生看来，我们一般所说的语言随着社会的分化而分化，随着社会的统一而统一，这只是就语言的整个发展趋势来说的，并不是说语言每时每刻都在反映社会的变化。而且，语言的变化往往要比民族的社会变化慢得多。这样，当民族发生分化后，语言不会马上随之分化，而当民族融合后，语言也不会立刻随之融合，所以，出现语言界限和民族界限不一致的情况并非偶然。此外，戴庆厦先生还具体列举了我国民族语言中语言界限和民族界限不一致的几种类型。^①

由此可以看出，在语言和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二者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然而，由于民族间的接触和交流导致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接触、交流、影响乃至转用，使语言和民族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二者并不是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

1.2.2 瑶语与瑶族语言的区别

弄清楚民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后，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瑶族与瑶族语言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如上文所述，在语言和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由于民族间的接触和交流导致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接触、交流和影响，语言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既有几个民族同时使用一种语言的情况，也有一个民族同时使用一种以上的语言的情况。具体到我国的瑶族来说，目前就同时使用三种以上的语言。这些被称为“勉语”、“布努语”和“拉珈语”等的不同语言，其语言系属按传统划分方法，则分别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瑶语支、苗语支和壮侗语族的侗水语支。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况呢？

首先，从历史上看，我国瑶族和苗族具有共同的历史来源，其历史最早可以上溯至传说中的“三苗”和“九黎”时代。但是，“莫瑶”作为瑶族的族称，最早则出现在我国历史上的隋唐时期。这就是说，瑶族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并不长，而其语言的发展却有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因此，从语言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来说，瑶语不是在瑶族形成时才产生的。可能也正是因为瑶族的先民在还没有脱离苗瑶先民集团之前与苗族先民使用同一

^① 具体可参看戴庆厦：《语言和民族》（1994），第7页。